

紅

云

崖

五
场
歌
剧



梁上泉编剧

舒铁民 曾繁柯作曲

四

川

剧

丛

四川文艺出版社

五 场 歌 剧

红 云 崖

梁上泉编剧

舒铁民
曾繁柯 作曲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书名题字 魏传统
责任编辑 蒋牧丛
封面设计 曹辉禄

红 云 崖 (歌剧)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3.25 插页 3 字数 68 千
1985 年 8 月第一版 198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610 册

书号: 10374·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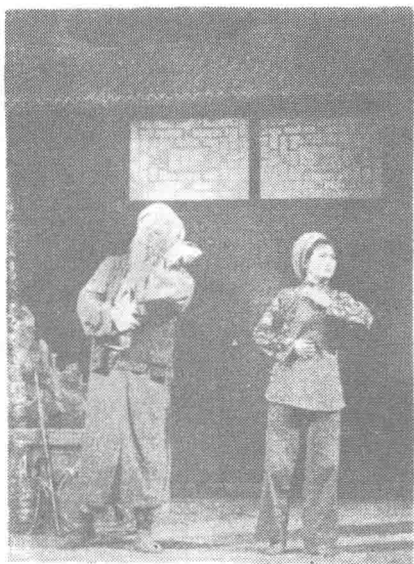
定价: 0.85 元

逢。

的红生（罗敬德饰）和大青嫂（蒋安康饰）重
序幕：罗大刚（刘德明饰）与分别十六年



第三场：罗老松（范国瑞饰）亲亲红生向
冬花（关江歌饰）暗示诀别赴死。





第四场：饶小三（徐重海饰）枪杀了冬花，大青嫂大义灭亲。



第五场：罗老松当众将“赤化全川”改为“赤化全国”，壮烈牺牲。

内 容 简 介

一九三五年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继续坚持斗争的老石匠罗老松，遭到寡妇大青嫂独子的贩卖；团总许敬以杀他儿媳冬花和孙子红生相威胁，要他铲掉亲手刻在红云崖上的“赤化全川”的巨幅标语，他却巧妙地将其改为“赤化全国”，因而壮烈牺牲；大青嫂大义灭亲，救走并抚养了革命遗孤，最终迎来了全国解放，使红生与他父亲罗大刚得以团圆。

歌剧《红云崖》，通过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和尖锐的戏剧冲突，塑造了罗老松、大青嫂、冬花、罗大刚等普

通人的英雄形象。

这部歌剧的音乐也很有地方特色，激越悲壮，动人心弦。

从长诗到歌剧

(代序)

彭斯远

梁上泉同志是一个顽强的诗人。他那么执着、坚毅地对待创作，每写一篇东西总是反复推敲、修改，精益求精。他的《红云崖》，从长诗到歌剧，所跨过的曲折而漫长的路程，便是这种可贵精神的真实记录。

打开五十年代末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的长篇叙事诗《红云崖》，你会发现这“悲壮的颂歌”写了好几个年头，从他的家乡达县写到山城重庆，从繁华的都市写到巍峨的大巴山，诗人就是这样在创作中不断探索、追求，孜孜不倦地歌吟着的。

这部诗集的出版，并没有平息巴河浪涛在作者心底所掀起的感情狂澜。

诗人是大巴山的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星月，故乡的亲人，养育了我们的歌手！少年时代流

传在故乡的神奇传说，就拨动着作者儿时的心弦。特别是那位老石匠因在山崖上刻写红军标语而被敌人胁迫跳岩的故事，更使他激动得难以入眠。

高中即将毕业时，他虽然远离故乡走进了人民军队的战斗行列，但每当重返家园，走在那至今仍刻着“赤化全川”标语的高岩下，石匠老人的不屈形象，便多少次激起他心灵的颤动！

后来他学会了用笔为人民歌唱。虽然写下了长诗《红云崖》，但仍感情意未尽。他感到，还可以和应该用舞台艺术形式之一的歌剧去再现石匠老人可歌可泣的动人形象，于是强烈的创作冲动在他心目中又一次萌生了。

一九五八年秋，歌剧《红云崖》终于诞生。在首都、重庆等地公演后，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后经作者屡次修改，一些报刊都载文加以热情肯定。

正当作者根据广大观众的意见进一步加工剧本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华。《红云崖》和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许多文学作品一样，都遭到了被践踏的厄运。歌剧因歌颂了当年徐向前总指挥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所开辟的川陕苏区而被指责为“给错误路线树碑立传”。同时，因剧本写了大青嫂和叛徒儿子饶小三之间的复杂感情而被加上“宣扬叛徒哲学”、“鼓吹人性论”的帽子。作者也因此遭

到批判，被迫搁笔多年。

粉碎“四人帮”后，作者热情地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歌剧经过反复琢磨修改，重新上演了。象难产婴儿无情折磨母体那样，《红云崖》也是诗人历经多次阵痛后的产物。

将长诗移植到舞台，需要把叙事诗加以戏剧化。歌剧不仅要有浓郁的诗意，而且应使作品表现的人物、事件集中单一，揭示的矛盾冲突尖锐突出。原诗分上下两部。上部写罗大刚投奔红军后引来子弟兵解放家乡的故事，其间又包括徐向前总指挥题写“赤化全川”标语和石匠罗老松将标语刻上峭壁，以及冬花之子红生出世等复杂情节。诗的下部才叙写老石匠与敌人所进行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要将这样的长诗改编为歌剧，就需要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为了使剧情紧凑，线索单一，歌剧不再表现原诗上部叙写的发生在三十天内的生活事件，而只集中突出地表现老石匠以及围绕保护和铲除标语所展开的曲折斗争，全剧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浓缩到一个夜晚来表现，笔墨是极其干净简洁的。

罗大刚虽是长诗所表现的重要人物，但在歌剧中，却只让他在序幕里出现，由他和红生的问答，引出大青嫂对剧情的讲述。这样，在故事情节的推

进上，让他恰到好处地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歌剧把表现罗大刚的笔墨尽量让位于石匠罗老松，不但使全剧结构更加紧凑完整，而且突出刻划了老石匠这一全剧的中心人物。

诚如前文所述，为了减头绪、去枝蔓，歌剧对长诗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是做了一定剪裁、揉合等艺术处理的。但，这并未减少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容量，也未降低作品所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有的被删部分，只不过通过侧面烘托和交代，表达得更精炼含蓄罢了。譬如歌剧虽未正面表现原诗第三章“将军挥笔”的内容，但却透过第一场许敬逼问标语来历和乡亲们的机智回答，从侧面交代了红军司令题写标语的动人事迹。又如，原诗第二章“黎明前后”讲述罗大刚引红军攻占红云台的故事，歌剧对此也未正面表现，但透过序幕中罗大刚对十六年前战斗往事的回忆来暗示了上述内容。

有时，合并长诗中反复吟咏的情节，也同样起到了集中戏剧冲突的作用。譬如，原诗有两处正面写到罗老松上山刻字的情景（即上部第四章“红崖红字”，下部第十章“红光万里”），如果原封不动地将其搬上舞台，势必造成拖沓重复，给人累赘之感。歌剧则删去前者，腾出篇幅来重点写后者，这充分表现在第五场对罗老松上山改字的浓墨重彩描写中。

此刻，罗老松与许敬的矛盾已发展到高潮。老石匠在黎明的晨曦中毅然告别乡亲，登上万丈悬崖，“一锤锤，一钻钻”地改起字来。歌剧透过乡亲们由焦急忧虑到欢欣鼓舞和许敬由得意忘形到疯狂反扑的鲜明对比，生动描写了老石匠机智勇敢的动人英姿和他那威武不屈的精神品质。

为了适应歌剧结构的要求，作者对长诗中某些人物结局和一些不宜机械搬上舞台的情节也做了较合理的艺术处理。归纳起来，这样的改动主要有三处。

其一，关于叛徒饶小三结局的改动。

原诗下部第十章写小三在许敬指使下攀绳上崖，威逼罗老松改字。罗老松怒火升腾，毅然“举起开山斧，斩着脚下万丈绳”，于是“叛徒直往崖下栽……永远化尘埃。”歌剧第四场则改为由大青嫂在愤怒中亲手砍杀叛徒儿子。这样的改动不但加强了大青嫂这一人物形象的正面塑造，它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展示了她勇于大义灭亲的思想光芒。

其二，关于冬花之死的改动。

原诗下部第十章写罗老松将那悬崖上的“川”改为“国”，恼羞成怒的敌人硬逼冬花向老汉喊话，冬花严辞拒绝，因而遭到残忍成性的清乡团头子许敬的枪杀。歌剧第四场改为由叛徒饶小三在追击中将

冬花枪杀。这一改动不仅说明了叛徒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而且体现出地下斗争的复杂和艰巨。小三杀害冬花，促成了大青嫂大义灭亲这一庄严行动的产生，促成了大青嫂由对儿子的爱怜和寄予希望到最后彻底决裂这一性格发展的飞跃！歌剧对冬花之死的改动是有利于正面刻划大青嫂这一人物形象的。

其三，关于红生免遭敌人毒手的情节改动。

原诗下部第十章写许敬枪杀冬花后，扬言要“斩草除根”，但因其群众极力保护，孩子终被悄悄传递给大青嫂而免遭屠戮。歌剧第四场改为大青嫂亲手将叛徒儿子砍杀后，冬花临死前托孤于大青嫂。这样改动不仅使剧情显得更为合情合理，而且有利于加强冬花和大青嫂的戏。冬花临终托孤的反复叮咛，表达得情真词切、哀婉动人。她那一声声嘱咐，表现了革命先辈对下一代所寄予的无限希望。大青嫂正是在与冬花的生死诀别中接受烈士遗孤的，这一感人场景的描写与歌剧序幕遥相呼应，补充交代了大青嫂之所以能历尽千难万险哺育红生长大成人的历史原因。同时，这也使得剧情前后勾连，体现出作者在结构安排上的艺术匠心。

作者在歌剧改编中，除了竭力加强作品的戏剧性以外，努力保持长诗浓郁的抒情特色，也不能不

视为歌剧的一大特点。

作者敢于大胆写人物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歌剧常常借助对人物在特定场合中的内心世界的生动剖析，去体现剧本的深刻寓意。综观全剧，似乎可以这样说，凡是剧中感人肺腑的地方，无不和情感描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譬如在序幕中，歌剧一开始就竭力抒发了罗大刚重返故乡的战斗情怀：“生我养我的川陕边哪，你可认得当年的罗大刚？……家乡呵，换新妆，亲人们，可安康？我的红儿你长了多高？回家来，不知你们怎么样？”南征百战，驰骋万里的战士一旦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故乡，自然免不了对亲人的深切怀念。而当他从儿子红生那里得知红生之母尚在人世时，更是百感交集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冬花呀，冬花，
你真是冬天的花！
熬过多少霜雪打，
顶住多少冷风刮，
想着红军盼着我，
把红儿抚养得这样大。
我千言万语一齐来，
见面时，
该对你说些什么话？

质朴的语言表达了战士对妻子多么深沉的眷恋！但是，红生引来的“妈妈”却并非冬花，而是大青嫂！夫妇团聚的渴望霎时变成泡影，对于急欲知道究竟的罗大刚，内心深处翻腾着的情感波澜该是何等强烈。歌剧就是以如此细腻的笔触来抒写夫妇之情的。

又如第三场写到罗老松为了虚与敌人周旋，决心以答应敌人要他上山铲字的要求迷惑敌人。他知道此举定会遭到敌人杀害，于是在和冬花告别时，语意双关地唱出了自己对亲人的深情嘱咐：

红生呵小红生，
眼睛睁一睁，
再给爷爷笑一笑，
再让爷爷亲一亲。
哦喂，哦喂，
我临走说的话，
你会听不会听？

山鹰呵小山鹰，
展翅驾红云，
飞出老窝飞进林，
去会山上大雁群。
哦喂，哦喂，

你领回百鸟来，

我走了也宽心。

他用那吼惯了开山号子的粗犷喉咙所唱出的美妙歌声，表达了自己对红生、对儿媳等温存的情感！这从容赴死的悲壮之曲，没有一点忧愁和哀伤，贯注于字里行间的却是对于胜利前景的无比坚信。老石匠对亲人的反复叮咛和那溪水般明洌的绵绵情思，使观众感受到了作品以情动人的强大艺术力量。

《红云崖》从长诗到歌剧虽然历经了漫长的里程，但艺术的追求却是永无止境的。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经过了历史洪波冲击、洗刷之后的作者，是会把它锤炼得更趋圆熟美好的。

1982年2月3日凌晨，重庆师院

人 物 表

罗老松——年过花甲的老石匠。

罗大刚——罗老松的儿子。

冬 花——罗大刚之妻。

红 生——冬花之子。

大青嫂——寡母。

饶小三——大青嫂的独儿。

许 敬——团总、土豪。

丁队附——团防队队附。

李 顺

张打更

石匠、村民多人

团丁多人